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六

大哉聖人之道

文會堂

包下文兩節而言。

輯畧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疑焉皆是一貫。或問小註天哉包

下二節看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語類大哉聖人之道

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

渾淪處。雙多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出

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困學錄道一也

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為人德者言

故言君子後半為成德者言故言聖人地頭語勢不同其

理一而已矣。本意只說道之大不枯聖人承上至誠無

息一章倡歎而入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愚按此章言人

道意在修德凝道之君子故開口先唱明聖道之大為後

文君子修德凝道起本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

看愚謂言聖人正專注學者其意自一貫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類問聖人之

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俱是聖人之進不成須要聖人使

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按此條後人不得其讀而以不成

二字屬上句。與說橫生所謂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不可

以不辨。○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雙峯饒氏

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

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

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

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

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

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紹開編發

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

即天地之道也。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

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爾峻字微讀

○按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小流

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太虛

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

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雷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精

粕煨燼無非教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觀程張二

夫子之言可見矣。○困學錄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

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際處無非道之所充滿。所

謂大莫能載也。○輯語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祭疏如冠昏喪祭威儀

尚禮也。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明道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非

如其教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

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語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三百三下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病也。○問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大此是指道體之形於化者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畧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紹興羅承上吉道之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中細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者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與夫為國以禮而為堯舜事業者也。○道不外於人事三千三百皆人事之儀則纖悉委曲中各有當然之則真是入於至小而無間也。朱子於費隱章曰無內是貼莫能破於此曰無間是貼優優之意若有間則有空闕不滿之處即非優優矣亦即非大矣如此看來則大小心無二體此所以待其人而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二事也。○修德洋洋訓充滿滿於外而史無餘剩也優優訓充足是於中而更無欠闕也既充足於事物之內矣然任你錯雜零星不更多於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說統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空穀子故言優優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優充足則何處不洋洋流貫。○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見故任舉三百三千都外他不得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乃即此正見其大而非常謂合眾小以成其人也。

待其人而後行

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二事也。○修德洋洋訓充滿滿於外而史無餘剩也優優訓充足是於中而更無欠闕也既充足於事物之內矣然任你錯雜零星不更多於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說統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空穀子故言優優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優充足則何處不洋洋流貫。○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見故任舉三百三千都外他不得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乃即此正見其大而非常謂合眾小以成其人也。

總結上兩節。雙峯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愚按結上則語繳聖人照下則意歸君子。○輯語看一待字可仰雖千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自長在所謂非道心幽顯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牽

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愚按道不以非其人而遂息然必待其人而始行其字須着眼。○要雙關道之大小方

中庸章句卷之六 第二
與下極乎道體之大
盡乎道體之細相貫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朱子曰

極三百三十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疑此道而行

之疑字最緊若不能疑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疑方得又

曰道非德不疑故下文遂言修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

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

各稱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疑聚是至道而

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愚按雙峯云判然二物此只別得出聚字須知即為我

聚矣而不能與道為一體到得兩相融浹渾然天成則仍是

修德之功有未至章句所以不獨曰聚而復曰成其義乃

足○上節結上本節起下疑自在行前必先疑於身而後

能行於天下至疑道之功只在修德故下節只言修德之

事末節竟直接道無不行可見尊德性道問學是修德使

道是疑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

語類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按德根於性故謂之德
性即至德所從非也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地慢矣學問
從何進○問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
按此即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
做他相似按此可見章句言致知原自包得溫猶燂溫之
行一面在非此大學致知專主知而言也
溫火熟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
專指良知而言敦
加厚也語類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厚是
資質恁地樸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
敦復堂

○問而與以義如何曰而者順詞以者反尊德性所以存說上去按章句自各分兩層只作一例

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

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尊德性工夫不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

問學至崇禮皆是學問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

存這坯子學問之功亦有指處○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人也禮儀二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五載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五載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

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如千溪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

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

困學錄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謂進學在致知也○德性者萬理之所從出能尊德性則

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而問學之本以立問學者萬理之所由明能道問學則有以盡其人道之當然而德性之用

以行尊德性是渾淪做二大道問學是零碎做工夫○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

德性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工夫按此是將而字上看○以尊德性為本而又問學

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按此是又將而字拆下看須兼此兩義下四句同末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

語類問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無他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

敦復堂

以不廣大私欲是耳。且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廣大高明？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沉墜在物欲大，便被他障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污而無所謂高明矣。○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汗了。惟不以自蔽則其心開闢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不以自累則其心皎潔決無汗下昏冥底意思。○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紹開編從起意，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困學錄須看致字極字，若私意私欲有一毫未盡，便是尊德性之分量有缺，便不是廣大高明之至。私意就立心言，私欲就立身言。○語類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洒蕪此已就底道理常在我也。○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困學錄專指良

知良能為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然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不可名，故厚亦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良能四字原不曾說。然按此則已知良能內未嘗不統得良知良能，但不可專泥。○困學錄已知之理已能之事亦屬之德性者，所知所能雖在外而其理則具於吾心。既已知之能之，即是德性中自有之知能也。○李安溪曰：只因近學不敢認外面許多為德性，此門戶所以分也。彼為陸王之學者，無論天三百年確守程朱而於此節講章制義必曰良知良能，不敢用章句已知良能語。何哉？○困學錄致廣大四句亦有次第，致廣大是以意之在內者而言，言極高明則就處事上說，存心處矣。溫故敦厚又擴一步，就已知良能者說，而知先能後亦自有序也。下一截亦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同。

謬理義則曰：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類：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

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皆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五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闊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紹開編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心胸流出然其中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曲非窮理之至若易盡其精微又如佛老徒守一箇空底廣大高野而見不徹於精微行不準於中庸以此應事豈能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而過猶不及豈不反為廣大高明之累哉。○解畧明道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語類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極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極高明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野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便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問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溫故是舊來已見得大

體與他溫尋去知新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支分節解底故或問云一句中皆具大小二意又曰溫故大段省人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上事才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樸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以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按可以學禮言正須以此學禮非謂徒守其忠信而不以學禮也以字亦須反覆互看與上而字只一般語類云以者反說上去不必泥。○尊德性至崇禮自有十件事不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四書通存心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斯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斯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精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敦厚之外有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

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
以不可不存乎心。體之不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
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
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
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
非十分細密不可也。

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
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
是細密工夫。這五句十件事無此子空闕處。○問尊德性
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
便是互相為用處。按此可見存心致知原包舉知行說。○
洋洋優優，只章首便分兩節看。故本節五句又相因言德
且至敦厚，此一截便是渾論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
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
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論，更不務致

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
要緻悉，特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或問溫故然

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

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按五句皆作是觀。○何氏潛齋曰

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

今世俗學本未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

松陽講義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

存心致知，却力行於足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

包得力行益存心不學是虛靜工夫語類中有一條謂伊

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已自為克己。敬程

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

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山中應外之節
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注語可見存心包得
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以當行，皆盡精微道中
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
也。○條辨尊德性是大段涵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
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密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然語
類却又以上五截皆是說行處，下五截皆是說知處，何也

曰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斷然行者以未專主行某事也而循謹戒懼畢竟行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行之至乃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底意多愚按章句既以存心致知對舉而以五句上下截分屬於其中真做工夫人能存心能致知力行自包攝裏許不在強為填補至諸家更有於致知中分析某項屬知某項屬行者尤鑿○集解按語類中有云兩邊工夫都不可偏者此是正解本面有重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所謂本得而未自顯也有重下截一邊說者德性中固無所不具然必由問學工夫與為填實此以下手有可着力處言之所謂下學上達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也合攏看來總是見得相資相應之意○松陽講義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以偏用不知此說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原○路上走亦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此可關世之左朱而右陸者

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此可關世之左朱而右陸者

或問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

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

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

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

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

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黃氏謂此大學致知工夫

德性他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蓋欲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此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是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與謂興起在位也語類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

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肯畔也與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註語與如興賢與能之興

會貫徹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百三千之細以其大小兼

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策解不驕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談論實見得道理無窮功用有

歉不倍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實見得王制盡善法守當然言興者闡位育經曲之道於世實實敷陳乘時刊

見然容者歛位育經曲之道於心括囊無咎與道借藏總以見德修道疑時中妙用無人不得不可淺看嘔項以

不驕不倍為綱足與足容又軍就不倍詩大雅烝民之篇內抽出言之故後二章單承不驕不倍

宣王命仲山甫萊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語類明哲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

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古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古便宜說話所以

他被這幾句悞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如此論東陽許氏曰前面許大工夫及就身

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下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休身不是趨利辟害行事

各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董日靖曰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

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飛天蟠泥處非免禍之謂也葉氏曰尊德性一節完

一人字所云至德也此節完一行字所云至道也困學錄既明且哲二句陳氏謂單註無道是容固非史氏謂通

証本節亦未盡此二句直收盡兩節既明且哲收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收本節然其引詩語勢却似因上默足以容

而及之此古人之文所以不可一端測也援明於聖從尊德性來是大綱說哲於事從道問學來是零星逐件說

保身須認取君子之身是何如身不到得發育峻極三百
三千之道自我而發自我而行於此身分上積有虧闕即
不可言保方見得子思當日引此二語正是
歎美聖道之大責成君子通體精神結聚處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乎此者也○季安奚曰此

章言道與上數章言性相發故變至誠日至聖者由盡性與盡道而異其辭實則一人也尊德性是性分邊事道問學是道理邊事此章是言道則當側重道問學無疑者尊德性是修德以為處道之地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

者哉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哉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輯畧呂氏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

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哉之道也○說統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語類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柏盧講義自用自專反古三者受病只一妄字彼雖愚不自安於愚也彼雖賤不自安於賤也彼雖今之人不自安於今也不安本分便不勝其妄想易无妄象云其匪正有眚匪正者妄也青者哉患也誠為福得妄與既隨此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理所以中庸明道只是一誠事依着實理而行自然裁不及身聖賢說道理上之可以經天緯地阜物而民而下之乃以免疏蓋上底地步儘寬下底地步儘窄甚矣人之不可以不誠而或妄也孔子論君子曰懷德退一步便是懷刑此之謂中庸之道○系學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其真未必盡善反古之道故呂氏作三項說話類從之然生今反古者未有不自用自專者也故下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分兩項而以孔子從周之說証之即虛齋以德位時三字分賄究竟時即在德位之內○紹聞編有位則時在其中孔子從周正以無位故敦復堂

也。困學錄三項平列子思引之却側在自尊上故下文緊接非天子云云。按此二條尤與為下不倍之指相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

名。按天子之位者蒙引云如禹湯文武是也。若夏少康商高

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

○忽聞編禮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親疏即所謂親親之

殺也。如自父子至於九族其間有上殺下殺旁殺親疏之

序按圖可見。又如自一家推至異姓之親與鄉黨朋友各

有相接之體親者親疏者疏莫不有禮焉。貴賤即所謂尊

賢之等也。原夫君臣上下所自來位之崇卑必稱其德之

大小自天子至於士庶其等威有辨。有大臣有羣臣其禮

秩不同不容毫髮僭差也。度不出於禮外必別言之者禮

以節又言度以器數言如車旗服色之等是也。文謂書名

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即六書名者稱謂也。

昔人言黃帝命名百物物有名而文字與焉。所以為三重

之一者易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則文之所繫豈小也。按六書一曰象形二

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蒙引

問度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混而各有倫之意如此則意在

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語類考文者古者人不

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

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兩投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

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

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

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

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裁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

大意思方有益。○困學錄謂非天子一條想見大

德受命整頓乾坤真有麗日當天羣陰攝服氣象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

聲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教復堂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久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

俗故書必同文○李安溪曰自天子言之制禮為大繼之

以審度繼之以修文教化之所一也自天下言之守度

為先進之而習文進之而敦行風俗之所以同也按此乃

見上下節回互錯綜自有義理○說統車同軌制度中之

一端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為驗也書即字文則

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章句云文書名言書之名也是

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

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蓋互發也○語類問章

句云倫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以辨

上下定民志如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相接之禮皆是天子

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

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

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證上文之意也○

愚按本節語勢一面證上即一面起下歷舉天下之皆同

便隱然有不取

不同之意在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

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

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

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

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

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

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

教復堂

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
 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司
 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乎
 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枕隄而跬步不前。亦
 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
 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
 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係辨或問言不待禁而自不為
 是因問周之車軌何以能若是
 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文正意。如云行不通。乃不得不遵
 奉王制。將行得通。便不遵王制。即須知不是威靈震懾。強
 制天下。正朱子所謂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
 番。乃制作盡善。如下章本身微民考建。賢俟到無可易處。

天下自無不同也。正與下章寡過意相通。

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

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

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

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編存三歲。編類五歲。編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參語類。所載蓋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大行人職也。

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

始收。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按或問詳言同軌。司文而不及同倫者。蓋子思

之時雖禮教已衰而禮之大綱其行於親疏貴賤之等級者天下猶同可無深論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語類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

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解經必得如此簡而明○

姚承菴曰章內以三字言之曰禮度文以二字言之曰禮樂以一字言之曰禮故下節止以禮言其義已括○紹開

編德位二字是此章之綱領古之作禮樂者皆以聖人在天子之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流出推其

本諸身者與天下共由之所謂修道之教也朱子嘗言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

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曰撰出

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識得朱子此意然後見得為下不倍底

道理親切按德位固一章之綱而德尤為作禮樂本領須通前後兩章看方知此條所論尤為切中體要不但為下

不倍須明此義也○按兩不敢正緊對自用自專蓋自用自專他只是箇敢耳殊不思作禮樂是何等事非但無位

無德者不敢雖有位無德免於賤矣而未嘗不愚雖有德無位免於愚矣而未嘗不賤固均之不敢也兩雖字以互

文推說為愚賤痛掃箇盡而於下截加一亦字微見款側趨重有德無位一邊為下節孔子從周引線不倍之義愈

益深嚴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中庸章句本義通考卷六 六 古 敦復堂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

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祀又都無

○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

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

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

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當世

○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

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蒙引

夏禮謂之吾說者當時夏禮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採

因一推百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也者也○

吾說夏禮一條孔子正有編米歷代斟酌其壞以集其大

成為萬世常行之道之意匪直使周之禮而已其曰今用

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信之道耳不然只說從

周便下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

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指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意而已○

章句云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見今世無敢反古雖

以孔子亦從周從周二字正與反古相應自用自專已有

上文兩條于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困學錄論語言夏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問非天子節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

分者自別讀這章書須識得此意

敦復堂

雙峯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季安溪曰上文說三百三十待入後行何因說到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正為孔子發其端耳故須連上章一片講題按連上章一片講方識得所以引孔子作箇樣之意不然但摘不倍一義為說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見立言深處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新安陳氏曰王天下謂聖人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

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下道也。鄒嶧山曰三重惟天子得行之是謂重與有三重德修道寔從德性問學而有之也。仇澹柱曰居上而謙虛體物曲盡人情是謂不驕非徒貌為恭謹粉飾禮度文而已講三重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方台不驕本旨。家引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

國家分諸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翼註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上。愚按上章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隨接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此三事不獨王天下者重之即天下之人亦莫不重之然天下人即羣然重之莫得而有之不獨尋常之人莫能存上焉者非其時不能有也下焉者無其位不能有也而惟王天下者得而有乃有之而一如其無有則非其時無位之故而無德之故也本諸身二節正力爭有字其道節乃放出重字末節仍逆筆有字可見首句有字最輕撤不得當與重字交關有處正是重處不獨為權藉所憑也但解從重字張皇而不知有字吃緊此特扣緊捫燭未為覩指知歸即滄柱謂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關合不驕義非不是愚謂不若直連入有字中尤看有字也下句寡過不是說民自寡過是說王天下者惟有三重乃有以寡民之過玩其字矣乎字欲然而不敢信其必然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其為不驕可想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

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三山陳氏曰上

乎周為夏商禮非不濫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昭聞編上焉者以時言時王以前指異代也故章句以夏商為證下焉者以信言聖人在下指當代也故

章句以孔子為證兩善字俱以禮言不可便以善為德章句自明。

蒙引無徵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信也。

按此條看是過濶然以上焉者非時下焉者無位王天下則既有時有位矣而三重之有却正須有之以德若我德不能存則仍無望於民之信從如

何得為天下重下文故字承接有力
正以兩弗從激起莫謂輕輕遞過

政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白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愚按章句亦止懸論其理未嘗確指其人若謂當代聖人受命

而興則惟文武可以當之下面所考之三王蓋即指禹湯文武而言然則考之者更誰耶論道理確是如此必求其人以實之

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則鑿矣

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愚按前章尊德性道問學自是前

一層事本文本字只合指三重而言精言云是那所議所制所考一

從身之實德出來若與天下議禮而吾身為度吾與天下考文而吾身自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故

云有其德其字正指三重言不是但云有德也至其所以
 有是德者則由尊德性道問學校耳然非本義。驗其所
 信從前人謂是已驗非方去驗之此說未是君子一面議
 禮制度考交便一面以其所本於身者審察民情觀其信
 從與否固非築舍道謀正以采風善俗所謂萬夫之長可
 以觀政必求制作盡善而未嘗敢一念倂然民上也所信
 從所字最活正見君民相為印證處若謂庶民自無不信
 從豈居上不驕之君子所出哉。下四項俱有不繆不悖
 無疑不惑一截而本身微民無之蓋身與民視下四項為
 尤要然其理愈無窮君子之心亦愈難自信文王望道未
 見非其道之未至也視民如傷非其民之未安也故天地
 鬼神尚有可云不悖無疑之曰前王後聖尚有可謂不繆
 不惑之時至於身則本焉而已民則後焉而已不敢言其
 本之若何微之若何也此不驕之實也。紹聞編考諸三
 王如殷之繼夏周之繼殷雖不相襲禮而所由一道方是
 不繆若奏之變古則全是私意其繆不足論漢以寬仁故
 足以致治至於議禮制度不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
 復知考古亦難言乎不繆矣

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語類此天地只是道耳

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
 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此只是合鬼神之理。紹
 聞編建諸天地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立於此而參於彼
 不見有悖言其皆合也如子太叔之論禮曰夫禮者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可以見
 建諸天地而不悖之實矣鬼神即天地之功用必別言之
 者天地以其顯者言鬼神以其幽者言記曰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蓋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也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其散在人事則謂之禮
 樂此所以質之而無疑也。精言立於此而參於彼參字
 不是參贊之參乃參考之參也。徵考質候一例看。李安
 溪曰禮樂率神從天居鬼從地居地鬼神只是一套事但
 天地顯而鬼神微天地之撰故禮樂備而天地官禮等其秩
 文格曰君子體天地之撰故禮樂備而天地官禮等其秩
 敘也度昭其象數也文洩其精華也君子通神明之德故
 制作成而鬼神行精蘊見諸禮也變態顯諸度也情狀渙

諸文也。按此可見建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地質鬼神兩不相混處。紹開編後聖即未來之三王三王既復起，不易吾言者也。合則後聖可知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此所以俟之而不惑也。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不辨者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諸說大率模糊有不可不辨者。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耳。雲峯胡氏大指亦同。如其說則君子只一本身便了。微諸庶民已為賸語，何必繁顯。連舉下四事取蒙引則直謂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驗是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此不獨與不驕義指相為矛盾，即首末二節提撕警覺之神亦去而萬里矣。困學錄云：王天下之有三重，其本在身，其實用在民，所以又說下四句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畧有一處不合，便不足以取信於民，便是本身處有所未足，便是有三重之分量未盡故。必色色考證無一不合，才盡得箇

有字六句一步開一北，實一步深一步難。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土語。儘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精言云：不特本微考建等字不可說成自然，並不繆不悖等字亦不可說成自然。以不繆等字原從考建出也。考之建之正欲其不繆不悖耳。按此二條可以訂自來講章制義之謬。

或問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繆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

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

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時不然是以遠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

後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

之義。或問小註第四節是總贊君子制作之盡善非窮

理之至衆物之精相億無不盡豈能事事不差毫釐故

天人之理即在禮度文拜跪分毫點畫之間若不知其理

則制作必不盡善。問質俟天如何曰須知質俟有實

事在知天知人有實理在。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

也聖人入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

之至所以不惑。○史氏伯璿曰天地著鬼神幽者難知

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而難知故二句俱從難知者言

之言鬼神後聖而三王天地不待言矣。○困學錄質鬼神

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

天雖鬼神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雖百世

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質鬼神俟後聖然後為知天

知人也。○集解鬼神後聖只在天人中質無疑俟不惑只

在知天知人中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本領已具

在本諸身此特從質鬼神俟後聖看出耳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

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

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以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

故人準則之。○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

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身而措諸天下者也

○輯語三而字緊粘動言行言諸令行言等字語輕急乃得

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

則盛德之至非正夫德然求此。○世字只指本朝若

兼異代其如無微不信何。○精言不曰天下世道而曰世

為天下道蓋曰天下世道是就民言此民之寡其過也曰

世為天下道則仍就君子言此君子寡民之過也而字縮

上末二句玩兩之字兩則字分明亦縮向君子分上說。○

世道三句是說君子制作盡善遠之二句才說到民上語脈次第相承若都作民之信從君子說不應後世反居前當世反居後。困學錄遠近兩句即粘上三句說。○我是指是故字承上兩節遙應寡過才作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辟有字一字不外散。

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輯豎楊氏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

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思去聲射音如詩作數

詩周頌振鷺之篇。此二王之後射朕也。我詩意在彼以本

言無惡無射美其已然庶幾二句勉其將來作兩截語氣重在下截引詩之意則渾言彼此成宜無往不合對下君子未有不如此庶幾二句對下蚤有譽於天下所謂此者重在上截庶幾字是從上直下語人每泥看

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此節總結上文在彼二句即即君子之道一條庶幾二句

即動而世為一條。淺說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出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按此條最明劃他如大全陳氏胡氏許氏諸說皆支離存疑近是而條辨駁之以曲伸其繆說尤不可解皆由泥於詩詞而未嘗體會本章語意也。○策解譽非章意所重因詩中有譽字遂承言之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儲氏以為猶遠也或有以蚤字對上終字相形者殊泥。○按末節引詩反結未有字正

將有字。轉言王天下者未有無三重之道而能寡民之過。儘力一搜掉尾。干鈞莫作等閒收。煞語讀過。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愚按此章既主居上不驕而言則不驕二字使是通身者。自古聖帝明王。剗制顯庸。其為兢兢業業無非欲寡民過。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天下苟有。一民未寡其過者。未必非兢兢業業之疏而驕泰之失也。本身六事精益求精。世法世則談何容易。若非節節從不驕入想。但鋪張制作。後論宜民理雖近。似神則全非從前講章以及制義。亦能踵謬每多坐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

謂豈游氏曰中庸之道至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紹開編祖述始於堯舜者義農世遠也。

憲章止於文武者周監二代也。困學錄祖是體諸身述是公諸世。憲章亦然。祖與憲是盡己性事。述與章則併欲合天下皆祖之法。之所以盡人物之性也。愚按祖述者以為祖而繼述之。憲章者奉為憲而表章之分。疏中須申合。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各以其極至者言之。道以堯舜為至。法以文武為備也。按雲峯胡氏云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即寓乎法之中。理固如是。然不必糾纏。堯舜相傳只是一中。仲尼祖述亦中而已矣。堯舜言執中。仲尼言時中。堯舜言精一。仲尼言擇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紹開編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也。所謂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法。豈道外物哉。道較渾淪法則詳密矣。後聖傳前聖之道。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體天地之道。故自堯舜至孔子皆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按此或問所以言律襲特詳。故史氏伯璿云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週。即於上律下襲中見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

上律下襲而已。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

其一定之理紹開編造化密移其盈虛消息自然之運君子之所當法也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而以仕

止久速之皆當其可者明之說者亦援以為律天時之實此特其大綱耳夫子之平生夫不之萬事孰非上律天時

者哉其繫易蓋以律天時之精蘊教人而和靖之評伊川亦謂其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則在夫子可知

矣。○文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

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

違德方故生物有常又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

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又曰柔順利貞乃坤德也君

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愚謂知此則知夫子之

所以下襲水土者矣險夷逆順隨寓而安辨物居方各盡

其道皆其事也。○上則天時中則人事下則水土三才一

道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時有自然之運人事有當然之

則水土有一定之理人事有不易之宜人能上不違於天

之時下不拂於地之宜而後能為天地立心與天地參矣

嗚呼非聖人其孰能之。○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

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

定之理本於太極之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

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

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徐元扈曰當如此便

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甚員故曰上律當如此定然如

此當如彼定然如彼其守甚方故曰下襲非二理也。○說

統律者法也至員而有至嚴者存襲者因也一定而有無

定者存。○語類問下襲水土是因地土之宜否曰是所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困學錄襲水土章句

謂因其一定之理語類又謂是因地土之宜各有不同因

其所宜而不膠於一定然後各得其一定之理須看因字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蒙引內者心之存主外者行事

外之行事處亦有本有末。○四書通律天時如不時不食

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繼據是末安土

敦乎仁是本按此特舉以見例耳要是將聖人存主發用

處一以貫之下文小德大德有統攝內外本末也。○困學

錄祖述四句合攏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遂句看亦見仲尼

體用之全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或問小註此章要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識得聖人之學之大。先須認取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已該盡古今上下道理。才得是言聖人工夫。下辟如天地四句。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四句。是言天地之大。言天地則見聖人。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合。固非粉然於如何祖述。如何憲章。如何上律。下襲也。但此處子思方鋪張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面出來。以見仲尼之道大無不備意。○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條辨饒氏照或問小註下。學字大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曰祖述曰憲章曰律襲。俱是用力字。眼學橫塞天地古今。正其德臻於至極也。○此處高唱仲尼正與第二章仲尼曰相應。以見君子中庸之統非與歸仲尼無

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實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

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

此在外而為未。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此在內而其所

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

其行之有居魯而縫掖也。居宋而章甫也。此在外以至於

用舍行藏之所寓而安也。此在內而為本。○蒙引用合行

當其可則附於時所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

是以推之。此下兼以祖述憲章合在上律則古先聖王之

所以迎日推筴。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

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亡虞書序

云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

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

於是哉按內外本末朱子亦始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實亦未可深泥諸說紛紛辯論尤所不必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

沉此言聖人之德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如天之無

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往而往可止而止

亦如寒暑之迭運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四時日月悠久之至

也。黃氏洵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新安陳氏曰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

以陰陽之流行言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

而剛當柔而柔用仁則仁見用義則義見萬變不窮而泛

應曲當如四時之應候日月之有常也蓋聖人德性純全

萬理兼備自然如此人有蔽碍故有差互有差互則有間

斷。○程靜臺曰天地二字提起貫下四時日月看蓋四時

日月不過運於天地之中即其錯行代明觀之天地之大

益可見。○集解此處持載覆幬就舍下並育而不害即在

其中錯行代明就舍下並行而不悖即在其中載而日持

坤與有德以維持也天主覆幬則惟有德以大其幬據四時一德之自為循環日月一德之自為禪代大德小德川流教化及所以為大意皆包孕裏許然在本節尚是為聖人之德取譬大地本面自在下文。○按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明是將下節大德小德字先從聖人身上點出則下面言天地即是言仲尼取譬意更不須申說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

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

而實非相違悖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不相混

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

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

序更迭故不相悖萬物紛揉錯雜未嘗不有吞噬然終

古未嘗少了那一類所謂各成箇物只是大以成夫小以

成小吳因之曰講不害不悖須暗與下川流意相關飛

潛動種總在天地間生育却一物自有一物之性命一物

自有一物之太和豈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時日月

總在天地間運行却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舍各自有

躡度不相紊亂不相乖逆何悖之有在並育中自有不相

害底妙處在並行中自有不相悖底妙處蓋雨而字乍看

似折下細思却縮上小德元即在大德中也須善會蒙

引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
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
輯語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每易
混淆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
之教化條辨四句當看兩所以及兩之字蓋不害不悖只
並行亦只算得教化而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為也並育
以二字貼在大德小德上愚按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為也所
所謂天地之化也其化之不害不悖則有流之者各出而
不可窮其化之並育並行則有教之者渾然而一以貫是
皆德為之而於其各出不可窮則以為小德於其渾然一
以貫則以為大德其實德非有二也輯語云不是小德外
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對只分
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小德則化之所以

流大德則化之所以敦章句兩所以即為未句所以字樞紐只此融看便得。困學錄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並育並行處小德是所以不害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川流處。究其本而言則須先有大德之敦化然後有小德之川流若就小當下看則即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即是大德也。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四書通小德川流是其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未發之中。蒙引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體之分分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則外之所本也。困學錄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全體之分把小德合攏看便是大德故曰萬殊之本。川流者

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

盛大而出無窮也語類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

忽底忽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伊

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箇道理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聖人

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類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

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

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源頭具是這一箇物事許多

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蒙引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

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

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

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惟根木盛大故能

脈絡分明惟出無窮故自往不息。讀書錄大德敦化如

敦復堂

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散而為千支萬派分言之有體用
 之別合言之則體用一源也。大德教化萬物統體一太
 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精言小德川流正
 指大川之水流流出在外或西或東者言之大德教化乃大
 川涵滋具有泉源未嘗向東西流出去也。輯語教化不
 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然則亦可指者都是川流其
 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教化者在耳化
 在流處見教即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為教非其
 化之教則亦無從。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知其為大德也。此言聖人之德本節章句云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上下意要分得明白上重
 聖人身上說言其全體渾然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言其
 應用粲然則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此聖人之大也未
 盡其意因又即天地以見之結尾云此天地之所以為大
 也然則仲尼之所以為大其亦可知也已下章遂言之惟
 天下至聖至誠二章此仲尼之所以為大也按此故須通
 下二章一氣讀結處了而不可下是虛引後矣與大哉聖人

之道章一例若截住此一章看則有首無尾訥然而止正
 復合毫不盡。天地之大只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其所
 以為大則正指大德小德此章句上文兩所以即為此
 所以字透明道地不俟另作推原只隨文讀去自見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
 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
 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以此推之可

以見諸說之得失矣。輯畧伊川曰川流是日用處教化是
 存主處張子曰接物皆是小德統會

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按此皆貼合仲尼與章
 句言天地之道異要須如或問之分別觀之乃見言天地
 則聖人自見也。蒙以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為小德之
 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禮之
 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為
 大德之教化者言之天理渾然而粲然者畢具於其中至

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遂此可以見取辟天地之意矣。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按大全史氏諸家瑣論費隱小太之說徒事紛綸無謂義要悉不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語類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

之大概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魯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時。又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

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

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

深通處。雙峯饒氏曰。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

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蒙引。聰雖以耳

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知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

之微者。輯語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智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大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

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投包攝下四投。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

闕。但於心性中攝取。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誠服。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

人。足以濟世安民。便可見其集以思至聖。更自不同。所謂足臨自是實事。此投固總昌下四投。或有謂臨字說向

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非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按足以處固在內然在章意却重說向外蓋主小德川流言也但在首節尚未說到流只說得足以裕流之用。到次節時出方說向流去。困學錄足以有臨從其本體上看則有聰明睿知之德自然足以君臨天下從其功用上看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君臨天下自綽乎有餘裕也。不四足以俱兼此兩層說。聰明睿知等四字皆以兩字為一聯先淺後深而下一字又深於上一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字細看自見。

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後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陳氏曰上一投包說下四投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夫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焦漪園曰寬廓然恢宏對窄狹看裕綽然舒徐對急迫看濫煦然和厚對慘刻看柔帖然慈順對暴悍看發是奮發對因循看

強則有立對委靡看剛則所立不屈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齊齊一無雜念莊嚴肅而不懶散中不偏倚正無邪曲文是大投炳煥有文章理是文中有條件脈絡密是理中細密察又是密中縷縷分析無疑似眩惑處按此釋字義極詳當從此上想像聖人身分不同處。語類問文理密察曰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翼註節首為能字不但貫至節末并直貫到下節而時出之。說統仁義禮智皆聰明睿知中所涵容執敬別皆君臨中事。集解通節是歷疏至聖之德如此五德非小從川流上看故云小首一句統說下從生知之質分出仁義禮智之德又從仁義禮智條分縷拆一綱四目攷列二十五字在聖人之心如是少一字不得偏一字不得其為脈絡分明而往不息直如圖畫然然併歸足字正復隱然有教化意在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語類溥博周備溥

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

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說統溥

周備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諸德無處不備博廣闊是就

大概全體上說隨舉一德而其量極廣淵靜深謂萬感俱

寂朕兆莫窺泉有本是一源活潑淨泓無出發見也陳氏

盡。翼註溥博是蓄之厚淵泉是資之深

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

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見於外也困勉錄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

雖分說川流敦化其實小德大德元無兩箇德故此章亦

須從大德上說來上節於有臨容執敬別而皆曰足以者

謂夫敦之者足以出之而不窮也溥博淵泉敦其所出之

本也而時出之流其所敦之化也。集解溥博橫看淵泉

豎看是就上五足以言其充積之妙德既充積於中自然

發見於外隨時出之變化不窮時時出之流行不息。困

學錄不是上五足以方具五德於內到溥博淵泉才充積

而發見也上面五足以舉其體用之全此又提起筆從本

至未自微而著一步步推到極

處以盡上文五足以之勢耳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則

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

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

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紹聞編溥博淵泉本

不可象而曰如天如淵始以見充積之極其盛耳時出之

妙豈可條舉而舉其見也言也行也民莫不敬信且悅以

敦復堂

自如淵時出之便自莫不敬信悅不是上方是充積至此乃極其盛。上方是發見至此乃當其可也。○按如天如淵兩如字是人看他如此乃想像不盡之詞。所以為極其盛。○翼註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詁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敬信悅不重民上只垂形容特出之妙。○精言三而字語意縮上與前動而世為天下道而字一烘照按三莫不是極力形容當可語與上如天如淵同一烘染法見言行三字亦只隨手舉似不必張皇乃得三而字縮妙上語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所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為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

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按以此為聖人之達而在上理勢固如此然在中庸自是概論天道故為承上章而言堯舜非存加仲尼非有歟也○蒙引章句極言之是極言天下去處○季安溪曰經書言句疊象皆有次第言天覆地載盡矣然人所指覆載以目所見定耳旁下豈無人物日月則有升沉無明晦也故須云日月所照日月循天中而行溫煖孳生萬物如周鼎所言兩極之下日月已微嚴霜寒露所鍾然亦莫不有人物焉故須言霜露所隊○輯詁無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愚按畢竟以人類為主聲名洋溢原承上民莫不敬信悅來是以凡有及中間六所字皆相為銜接字面禽獸草木止可推類言之○柏廬講義天有是德以丕昌下土至聖亦有是德以丕昌下土安得不盡天下而尊為天子天有是德以生育萬物至聖亦有是德以生育萬物安得不盡

天下而親為父母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贊至聖之德不為
躡量。○(翼註)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蓋溥博淵泉飾
緊承五足以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極信悅緊承時出
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就聖德中重重抽說極力形容
直到配天才盡得足以分量才盡小德
川流之妙故下章復以大德敦化言之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
在者之德為小也

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其下章之渾淪
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
德之敦化章章明矣。○困學錄此下兩章總是申贊仲
尼之大蓋仲尼之大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故譬喻不已
又特縱開從至聖層層申說一重不盡又說一重直推
到莫不尊親然後以配天贊之應轉前章兩辟如之孫
截斷看則神去矣且此處配天意似沒來由贊語。○按
此則陳氏之以此章為達而在上下章為惟孔子知堯

舜俱坐不曾通
看前後文之故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
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也語類問經綸分之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
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

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游氏曰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舜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
可名為經而民舜為大經經綸

其序之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陳氏曰即是中者天下之
謂也

就性論所謂大本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聖人全體一誠
以所性之全體論經綸立本知化

只一誠字該盡能事首句一語單提全理皆到蒙引謂唯天下至誠只提起聖人名號看得恁率畧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理之君仁於臣臣敬於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類合之。紹聞編天下之大經本自有常而衆人不能不失其常故惟至誠之聖人為能經綸之饒氏所說不過就五倫中說得箇經綸大意若究論則細微一節上無不有經有論姑以論語鄉黨首二節論之首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次節記其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其不同處即理合如此所謂經也理不相紊才彼我相待所謂綸也存其緒然後可分非強分也非其類不能相合非苟合也按此可想見經綸之必本於極誠無妄處。柏虛講義人倫不分則褻而至於相混不合則離而至於相畔故須經綸究竟合即為分分即為合原無二道正倫理才是為恩誼為恩誼才是正倫理。蒙引經綸只自聖人一身各盡其道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困勉錄此章承

大德教化而言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投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思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名分秩然之謂經情誼藹然之謂綸此所以為大德按此則立本知化可以類推故章句節節貫入至誠正從敦處着想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

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西書通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

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條辨天下之道千變萬化這便是川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由此出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也全誠之能立便是至誠之能敦究其所以能立者不過性之本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已。說統立只是所性全體毫無虧欠千變萬化道理預植於中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語類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

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胆相照一般聖人之知極誠

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昭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集解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地之

化育只是一誠至誠即以此誠相為默契自能於所以化

所以有處貫徹微妙毫無間隔直如自知其誠而已故曰

此知字如知縣事知府事之知四書通前曰贊化育此

日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

之心無間於天地也語類經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

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曰此三句

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

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勝自來也

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經綸立

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

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困勉錄章句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蓋以經

綸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以經綸為功用而以三者對至

誠言之則三者皆為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在外

者不同條辨既曰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

育便是天地間功用所不可少之事至誠能經綸之立之

知之非其極誠無妄自然之功而何精言此功用亦

不是全無事實空言心體但此就其渾淪處言之句句從

至誠貫下故是說大德按此即謂功用字是為能二字注

脚自無不可不必沾沾以體用糾纏語類問夫焉有所

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

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

着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

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體相似何

用靠他物直脚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不更靠心办去

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

效復章

心力。夫馬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他才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父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尚非。

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

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

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

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

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輯畧游氏曰德者其用

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

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

為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語類問至誠至聖如何不曰

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

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言行之莫不敬信

悅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

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

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

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

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語類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

皆不相管涉矣。或問小註問肫肫其仁曰須直從誠意

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方是至誠本體。紹明編仁

者心之德而愛者仁之情中心惻怛不能自己如春之發

此能自盡則他事亦推是心而已。聖人全體此心。凡於理所當然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如涓公之事。若大舜之事。親何等懇至。何事不自盡。肫肫然使一團都是仁。○淵淵

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紹聞編石義中

正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別流如環無端。然性體本真而靜靜者本也。動者用也。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

也。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其歛藏也。極乎真。靜凝固之體。以為感而遂通之本。此其所以立

天下之本者。為獨深而淵。淵其淵也。按此即周子所謂主靜以立人極。與易繫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正可

徵參。○輯語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

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愚按曰：靜曰深亦不過狀之以淵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入想。覺一淵字猶不足

以盡之。而狀之以淵。淵其淵乃真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正須從實處著思。識而無

可思議之神之境。愈引。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北溪

愈深絕非空冥昏默。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陳氏

曰：此誠與天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紹聞編：太極判為陰陽。別為四時。播為五行。運

為天。載為地。靈為人。蠢為物。合之名曰造化。猶眾體具而曰人也。謂人事非造化惑於誕也。謂造化止人事。拘於小

也。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視聽思慮動作皆曰由我。各我其我。何知其小也。除却形體便渾是天

形體如何除得。只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天這般廣大。吾心亦這般廣大。而造化無間於我矣。故曰浩浩其天。○

輯語：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為聖之時。與各聖不同。思按此其

所以為聖同天。○困勉錄：經綸處即是仁。以五倫之間。慈祥浹洽。言仁何以曰肫肫曰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

欠立本處即是淵。以萬理中涵本源。澄澈言淵。何以曰淵淵曰清淨而物欲不搖。深遠而涯涘莫測。知化育處即是天。以心涵太虛。神通造化。言天何以曰浩浩。曰誠復之體何所不包。涵誠通之用。無所不運。量。○吳因之曰：上交暗

存仁淵天等意尙未說明至此始提出重在仁淵天字肫
 肫淵淵浩浩各著兩字以形容之耳。○按舊說以上節為
 功用此節屬心體本不甚錯但上節功用原即就至誠心
 體中看出到此節乃即就功用上想見其心體上下相涵
 原非兩截語意固為點出其仁其淵其天而歎想不盡之
 神却正在六疊字極力形容有不可名言之妙說上文不
 得就上文呆說亦不待困學錄云肫淵淵淵浩浩詠歎無
 倚回想至誠味之不盡又且從其經綸立本知化而指其
 實則曰夫焉有所倚從其無倚歎想至誠則曰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二條極有體會要之此處有神無跡
 真際難傳下節其孰能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知之已在喉間欲吐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曰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以人言
 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
 之道誠即天也故其淵其天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語
 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
 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
 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

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
 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
 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
 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
 觀之則難也。○問章句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
 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
 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
 是如此。○紹問編如天如淵者因其發見於外而擬議其
 中之所有也故浮其詞曰如且曰溥博曰淵泉該括中有
 條件在焉所以為小德其天其淵者徑指其渾然於中而
 名其不可名之妙也故實其辭曰其且曰大本曰化育何
 嘗有一物可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為大
 德。○按其淵其天是直將至誠心體當作天淵看惟淵淵
 浩浩字乃是作意形容與上章意主溥博淵泉而以如天
 如淵作比照句法
 雖同語意自別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
 知去聲

固猶實也。相廬講義愚於此節細玩固字竊謂此聰明聖

不顯而與天載之無聲無臭為一者也何也人之神智愈

收斂則愈篤實愈篤實則愈精明固也者收斂篤實不使

神智有須臾之滲漏幾微之過軼此所以與聖人同其聰

明聖知而達天德也此節蓋結上以起下愚按中庸特下

一固字自非無意相廬所論亦極精但亦止須得其大意

太泥則轉傷語氣矣至謂結上起下方見得本節不是絕

人語正是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語類問鄭註云唯

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

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玉淵張氏曰

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因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

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邱月林曰聰明

聖知即前之聰明睿知也天德即前之仁義禮智也總是一箇至聖但達字却以知言蒙引妙契天德是矣或作上

達看非是○輯語末節只是此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

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响不見裏面許多滋味

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旨只在平實

處不在高玄處○愚按本章至誠其人即所謂因聰明聖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

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

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葉氏曰至聖指發用

經大木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

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困學錄大哉

聖人之道三章一意相引以彼例此宜亦同然此則前兩章一意至聖之末即以配天繳足前章而後以至誠贊歎之若另起一頭者蓋誠者中庸之樞紐而聖人之本也前兩章說仲尼其體用之夫功化之全真不可思議矣一言以蔽其本總是一誠故特重提另為推說再舉前言以申贊之夫中庸之道歸本仲尼仲尼之道歸本於誠則誠為一篇之樞紐可見而凡以前之言至誠者其俱以仲尼言亦因以曉然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二句結上起下○自誠明章至此為中庸第三章○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

章又是小中庸○愚按中庸自問政章開出天道人道二脈自誠明以下重重申說人道之脈至大哉聖人之道以下三章而盡中庸至此亦更無餘義矣然細思之得於天人合一之脈猶存未盡者雖以前凡說人道之處亦已層層說合然畢竟未曾結果得員足故下章又特與蒼萃全旨申明以總結之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衣去聲絀口迺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

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

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慮學者馳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

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人德成德之序也詩國風衛

碩人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鄭之丰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

既則悔之而皆作衣錦裝衣裝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合觀

作是詩也教復堂

詞言外隱然有尚字意故引詩曰衣錦尚絺。語類問綱
 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問禪家禪字甚
 義曰他們禪字訓定尚綱注謂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
 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馬着白
 衫一般按禪家之禪屬示部禪衣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
 之禪屬衣部不惟義別字亦不同
 心如此集解為甚古之學者必要為己而此章是全部中
 立心為己庸結束却把此做箇入德成德底根基合下便要
 存但能切實為己道雖高妙難知要其理同人人所自
 可止達天德故子思緊接上章引衣錦尚綱之詩為下學
 立心之始特標準的下面自慎引衣錦尚綱之詩為下學
 己之心而至其極從頭到尾不錯一針○輯語為己為人
 鐵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謝上蔡所謂疏食菜羹便向房
 裏吃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頰頰汗
 下者惡字真如棄茶壺如避穢惡方是自己實心若云恐
 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揜著之意○衣錦尚綱美斥在
 錦不在綱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愚按君子但

求美在其中而未嘗自見為美縱使文見乎外尚綱故闢
 而深鄙自炫其文蓋其心止知為己而已矣

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

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

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語類問衣錦尚綱之意大段好如

是問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

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

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云到此方是還得他本體曰然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善亦不是無

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交溫則不理而今却
 不厭而文且理只緣存錦在裏○愚按君子但
 襖便是內外黑宰宰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
 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
 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輯

畧張子曰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楊氏曰君子之
 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務外而不孚其實故
 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綱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
 可厭簡疑於不文温疑於不理淡簡温所謂闇然也淡而
 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綱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
 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掩如尚綱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掩
 於外也小人為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
 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夫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
 人之不同耳君子存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掩小人
 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淡簡温皆尚綱闇然意
 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困學錄闇然而日章
 兩截不分輕重若無錦在內則無日章之實若有錦在內
 而不尚綱則炫耀灼爍且失其所以為錦矣故君子固欲
 有錦而衣錦又欲尚綱兩面俱到才見為己之意重上重
 下皆非○衣錦是為己本領尚綱是為己性情○輯語尚
 綱正所以為錦闇然正所以為章愚謂衣錦故更須尚綱
 日章故彌復闇然兼此方是出處合熱而字之義始得○

不第曰闇而日闇然不竟曰章而日日章然字日字是旁
 人見得如此形容不盡語若呆講即闇即章便非語意○
 和廬講義惡其文之著是只要文之在內而不要在外則
 裏面底文原是日新月異裏面日新月異外面却只霜
 深沉故闇然而日章日章即套在闇然內闇然者不自知
 為日章也○今人穿了一件好衣服擺了一件好器玩便
 像自己長些體面增些光彩至若挾了一副好才共行了
 一件好事體做了一篇好文字說了一句好說話益發要
 報得滿地人知恰是好其文之著那肯惡其文之著這箇
 念頭關係非小外面整齊一分裏面疎脫一分外面精明
 一分裏面糊塗一分漸漸疎脫漸漸糊塗始而還要倚藉
 裏面討人道好既而直竟對斷裏面一味欺人到此地位
 更沒救業君子小人看壞懸殊所以予思弊害為人分辯
 怕稍錯着了脚與第二章君子小人首尾相應此的然日
 亡之小人即無所忌憚之小人矣人之所爭只在本心日
 亡不是謂的然者之日亡乃日亡其本心本心既亡又何
 顧忌之存○四書通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
 其為君子小人者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

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也。松陽講義淡而不厭三句
 不過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投光景
 故再詳言之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
 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
 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樸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
 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
 言論不峭厲其稜角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
 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三句
 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
 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輯
 語淡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
 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黜故以為淡簡溫
 耳君子立心為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越闊然惟
 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
 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
 權術作用與揜著的亡者同為小人之歸矣。精言節內
 君子緊粘之道與論語君子儒一般為己者便是君子之
 道為人者便是小人之道一心向內向外而途轍以分天

下人品心術自有此兩途指出言之以見人當由此不出
 彼也刪却之道專講君子看作成德一般便與下學說不
 去。上既言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異矣復申之以淡而
 不厭三句極形其道而歎想之見與的然曰亡者相去有
 壤此衣錦尚絀之心所以為入德之始事也。愚按章內
 言君子者六惟首節與小人對舉辨黑白而定一尊以見
 從此取途循循而上即至篇終而天下平君子境地雖殊
 要其為道則一此節兩提君子之道作意丁寧以為總貫
 全文為下學之綱。此節兩提君子之道作意丁寧以為總貫
 言之亦無不可淡簡溫不過為闇然字標箇名曰即不厭
 文理亦舉似在中之美日章之大槩而言見君子之為遠
 道自如此惟一心近裏者已此中自有此境越須善會
 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語類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
 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

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出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
 又專指心說就裏來又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舉表

教復堂

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問知風之自
 日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斯對着且如今日做
 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
 又曰知風之自好春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
 ○輯語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若認
 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何復架矣。○按遠近別清兩
 層之字併歸一脈打混不得割開不得風自微顯亦然。○
 困學錄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從身說向心又就心
 上從一念之動說到發見處一步步逼向裏來已為下文
 慎獨起本又曰三句直暗從天下平逆收到悔獨處才住
 把此一篇工夫效驗逆放在此以下逐層順推出去潛伏
 孔昭微之顯也敬信風之自也勸威化起無言百辟儀刑
 惟德遠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
 之近也。

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有為己之心直本起語意說
未故引詩是此章與露處

語類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慎獨存養首察兩節工夫而
已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

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必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
 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
 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
 方肯去存養故可與入德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
 天命之性說到天地地位萬物百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窮無與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
 也。○中庸末章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瞻瞻地做
 工夫去然此理自揜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
 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
 淡而不厭三句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三句一句緊一
 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
 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
 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離是
 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人漸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身可謂至近矣
 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言動者
 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心而言矣至於
 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

中庸章句卷六 四 課本

顯者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
 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謹獨涵養。至引詩
 不顯惟德。末節總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
 以無聲臭終之。○或問小註問章句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曰。惟其為己。所以能知幾。然天下亦有為己。而不
 知幾者。與上三句。是兩截。其按此。可融看語類兩條。然畢
 竟以前一條合章句本義為正。○蒙引可與人德矣。文勢
 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
 懼謹獨。○愚按章句緊接故下文言謹獨之事。即謂專起謹
 獨亦無不可。○因學錄為己。只大槩說慎獨存養。俱是為
 己工夫。勸戒天下。俱是為己。效驗起處。說為己。只是說
 立箇主意。要如此。知幾是為己起頭。下手處。按章句。而又
 字為己。知幾。固是分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為己之幾也。理
 自一串。○輯語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己
 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人德。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

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
 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
 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
 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
 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
 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
 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

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語類問末章自衣錦尚綱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唯天下至聖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而時出是從內說向外唯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肺施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巨細精粗無不周備學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綱以至不顯者當隨事用力也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

此刺幽王之詩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憂心慘

慘念國之為虐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于淵可謂藏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其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也

語類潛雖伏矣便見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

屋漏是戒謹恐懼意○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于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謹恐懼意○輯

語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一毫
 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
 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二句自微分按志字
 在自下學立心之始已立定此志必須刻刻內省不留一
 毫疾病之端以求無惡於志兩句雖稍有區分却自一意
 貫下俱着力語惡字與惡其文之著惡字同一痛切○紹
 問編人惟樸實向裏才於自家身上能見得善之所從生
 惡之所自起工夫自有着落自佳不得故引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此言微之顯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不能自
 隱故中心有所自得則內省有疾而有惡於志君子只
 是於此處能自做得主常人恒失之於此君子恒得之於
 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而君子於此能不疚
 疚無疚志有惡無惡乃人之所不見而君子於此能不疚
 能無惡正是其不可及處所謂自見曰明自勝曰強也此
 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困學錄慎獨工夫最要亦最難
 向後多少工程喫緊只爭此處故節末二語特提撕而警
 覺之按末二句高聲則誦其詞危其
 情迫或認作贊語直參以千里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夫聲

詩大雅抑之篇

詩柄見前不載後做此

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朱

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
 南隅為奧人才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南隅然後始到
 西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承上文又言君子
 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

功益加密矣

輯答伊川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
 漏則心安而後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

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
 渣滓矣按此所以為加功益密○許氏曰尚庶幾戒詞也

○四書通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
 見學者有為己之學○紹問編上節工夫已儘細了而猶

以為未又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言不但獨之當謹而已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有語有默以理言之則初無一毫之空執一息之間斷而此心之所以為主者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工夫至此始為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同首章從天命之性道不可須臾離說下來故先說存天理之本然此章是從下學立心說上去故先說謹於人之所不見以至不愧于屋漏乃是自外說向內故朱子以為為己之功益加密至於篤恭亦只是此工夫用到極處無少間斷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至於天下平不出此道○因學錄首章先言戒懼而後慎獨由靜說到動也此章先言慎獨而後戒懼由疎說入密也語言各有條理道理實無異同○輯語相在節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愚按固是舉不言不動以該言動然畢竟是從言動道人不言不動方透得出功益加密○相廬講義敬因動而信因言而見若未動未言時只是存天理之本然緣何指箇敬信此如於未發之中說喜怒哀樂雖無其事而有其理天理本

然正萬理畢具之謂○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敬信在言動之前亦徹於言動之後 故下文引

詩并言其效輯語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動而敬

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

句并言其效謂下兩節言德之進而并及之也四箇承上文只一意皆就德言其遞進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此祀成湯之樂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蒙

為己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此處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下文愈說深去○吳因之曰奏假二節不可謂直敘成德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賞而

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二節雖以效言，却不重效，只重德。效特并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家引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猶易觀卦盟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與祭之人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脫此意說出來。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非爭意也。○集解不賞不怒要在德上看，賞罰時世之大典，非必可廢，但德盛而人自化，不靠此作鼓舞之具耳。蓋是自己真性日與斯民相觸發，而自勸自威，不待賞與怒之及，乃見君子德化之妙。○徐氏四節書一步引進一步，潛以節言謹，獨不是此時尚不戒懼，只此時存養未至，須到得不動不言而亦敬信，則自動而靜，無非天理流行。慎獨工夫已包在內，所以注下益加密三字，原非靜存動察兩節平分而奏，假以下亦非如饒氏可分承兩節也。蓋工夫必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方有不賞不怒而民勸威之效。若但謹獨中之幾，未到全體敬信時候，如何得有此效。

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集解威於斧鉞謂民畏於上甚於斧鉞之加也。須看於字。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

玄遠之意。語類問不顯惟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

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絺，聞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按，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

矣。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

而效愈遠矣。語類問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

○述朱本章四言承上文不可只是一節，頂一節須活看。有雙承單承，總承輕重之差。如潛伏節承上文當雙承為

己之心，知幾之識來相在節承慎獨是貼身上文章句為己之功，益加密正承此立說而為己知幾則又前此總腦

也。奏假節當雙承慎獨戒懼來不顯節章句德愈深是合
 動靜兼進其功效愈遠。又承勸戒俱泯其迹而無言不顯
 又與首節闇然相照。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紹開編
 應不可不兼顧也。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厚於恭
 敬只是工夫至極不已之意。凡工夫至到而不已者便自
 然幽深玄遠而不顯矣。如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即
 不顯篤恭之氣象也。當知篤恭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
 自不顯非以篤恭訓不顯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
 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輯畧明道曰聖人修己
 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
 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又曰道一本也知不
 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楊氏曰孟子言大人正己
 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
 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語類此章到篤恭而
 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惟德者幽深玄遠無
 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
 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又不

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今人說篤
 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
 樂刑政但是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耳。北溪陳氏
 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
 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己不求人知次節
 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
 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功效有自然之
 應乃中庸之極功也。象引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
 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不顯上。輯語篤恭工
 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開一分不顯
 其敬工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莫
 中江曰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斯謂之平以民勸民成較
 之尚有勸威之迹在。用學錄自慎獨以篤恭始終一
 於敬而已到篤恭而天下平則上下俱一於敬矣所謂刑
 之也。集解篤恭是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天下平亦是
 自然而平不自知其平故子思益深有味乎不顯之德復
 三引詩以形容之。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

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出西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

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

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語類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曰無聲色○翼註聲號命

色儀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此只是泛論治道不

是說詩病在一以字如有德此乃以

以主之則聲色亦不顯矣子思意

拍合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將皇矣之篇掃

過一重○張侗初曰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勸民威民化民不在賞罰聲色上此帝王治天下之妙道

也。不若烝民之詩其六章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所

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

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輯畧明道曰毛猶有倫入毫

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翼註猶有倫

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語雖云有類而實明其有形猶云尚

屬物類耳○又將烝民之詩再掃去一重不若文王之詩

直趨末截為兩無字出色為不顯寫生其末章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型文玉萬邦作孚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

乃為不顯之至耳至矣是贊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

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

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輯畧伊川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

敦復堂

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楊氏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為
 至也與侯氏曰自衣錦尚絀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發
 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
 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時其
 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
 得之○語類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
 中自說須是儀型文王然後萬邦作乎意初不在無聲無
 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
 至詩曰不顯惟德後而節節贊歎故自予懷明德至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
 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
 置而終身迷亂矣○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
 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不
 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又問曰闢闢中又
 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所說無聲無臭
 亦不離這箇自不顯惟德引至這上豈特老莊說得德地

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大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
 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
 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東陽許氏曰以無
 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
 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載者發育萬物之事於發育
 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者譬聖人為恭
 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又曰君子惟能慎獨成懼不使心
 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減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妙也
 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紹聞編入毫釐絲忽終
 不盡是終是有也然此之所謂無非老氏之所謂無也原
 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
 底道理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所能為故
 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無不自此中流出而實無象之可指
 故曰無聲無臭爾若論工夫則只謹獨敬信積久功深便
 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
 外也愚按以天道明至德却正須就下學上達步步端齊
 勤到至處微妙難名與天同體方見得天人合一是一子思

喫緊為人之意。困勉錄無聲無臭即在。有物存則上見。不可依饒氏專以此為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者也。○說統三引詩。只歸重天。載一詩。然必先引不大聲色。德輶如毛。兩詩者。正以見不顯之德。難形容也。至矣。句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以此形容不顯。乃為曲盡。是之謂至。非不顯之外。又有所謂至也。○四書通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歎眾人之不能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於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困學錄。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本無極也。○誠字是中庸樞紐。誠字根。

極何在第二十章已點破矣。誠者天之道。故以天起。以天結。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

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

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

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註）類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歛。近裏如此。則工天

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篇始只是中間却事

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困學錄上章說

聖神功化。直推到肫肫淵淵浩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已恍然言下矣。此又掣轉手。從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至

於聖神功化之極致。正見中庸之道。初非難事。但能謹獨



71020621

戒懼切實為己。便可上達天德。蓋正據其無聲無臭地位。指示箇從入之方。欲學者腳踏實地。從下學做工夫。故曰。此是一卷小中庸。○此一章中庸始言戒懼。慎獨。次言知仁勇。終全書歸宿。○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慎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實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然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淺近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

此章三十三字。思以簡章。對治之言。又以其本。復自

齊天之。並其以天。或以天。辭

辨。即。並。讓。二十。字。行。無。無。無。無。無。



